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八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耕籍　務農　節儉

耕籍

周禮有王籍之制以時入之上以供粢盛下以致蕃殖祈農務穡於是乎在而嬴氏并吞收大半之賦孫劉鼎峙定三分之業甸師所掌史策無聞故不可得而論也

若乃繇宋洎陳迭王江左北齊高氏建都鄴下皆親御耒耜率勸農功所謂國之大典民之大事于斯而已矣其或致誠齋祭草具禮儀除壇於國之震離卜月於春之孟仲隨時沿革亦載于篇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從時胙土以訓農功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初帝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

注時史學生山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於時斟酌衆
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内外各使隨局從
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宫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
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種壇於中阡
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於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宫之人
出種稑之種付籍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大牢告祠先農
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
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衮帶佩

蒼玉藩王已下至六百石皆衣青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籍田侍中跪奏帝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大史令讃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籍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

孝武帝大明四年正月乙亥躬耕籍田

明帝大始五年正月癸亥躬耕籍田

後廢帝元徽四年正月己亥躬耕籍田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十二月詔曰九穀至重八財為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不籍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啟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繇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冕朱紘而莅事仰薦宗禋俯勗黔黎將使囷庾內充遺秉外牣既富而教茲焉攸在

四年閏正月辛亥親耕籍田

梁高祖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先是籍田依宋齊以正月用事不齋不祭帝以為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云以殷仲春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十六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普通二年四月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歴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以震方捡求沃野具兹千畒庶允舊章於是徙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大小列種

梨柏便殿及齋宮省如南北郊別有望耕臺在壇東帝
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反又有祈年殿云
四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
盛繇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
八政致兹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禮畢馨香靡
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
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
種有乏亦並加貸給每使優徧孝弟力田賜爵一級預

耕之司尅日勞酒

中大通六年二月癸亥親耕籍田

大同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二年二月乙亥躬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

四年二月己亥親耕籍田

六年二月己亥親耕籍田

七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太清元年二月丁亥躬耕籍田
陳宣帝大建元年二月乙亥親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酉親耕籍田
六年二月辛亥親耕籍田
九年二月壬午親耕籍田
十一年二月癸亥親耕籍田
十三年二月乙亥親耕籍田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正月辛亥親耕籍田于東南其

制千畝内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穄麻子小麥
色別一頃自餘一頃地中通阡陌作祠壇於陌南阡西
廣輪三十六尺高九尺四陛三壇四門又為大營於外
設御耕壇於阡東陌北每歲正月上辛後吉亥使公卿
以大牢祠先農神農氏於壇上無配饗祭訖親耕先祠
司農進穜稑之種六宫主之行事之官並齋設齋省於
壇所列宫懸又置先農坐於壇上衆官朝服司空一獻
不燎祠訖帝乃服通天冠青紗袍黑介幘佩蒼玉黄綬

青帶林納備法駕乘木輅耕官青朝服從殿中監進御耒於壇南百官定列帝出便殿升耕壇南陛即御坐應耕者各進於列帝降自南陛至耕位釋紱執耒三推三反升壇即坐耕官一品五推五反二品七推七反三品九推九反籍田令帥其屬以牛耕終千畝以青箱奉種稑跪呈司農詣耕所灑之種訖司農省功奏事畢帝降之便殿更衣饗宴禮畢班賚而還

務農

夫四人之業農居其一焉蓋務穡播穀所以厚下而豐財授時勉人所以敦本而成務致國於富彊躋俗於仁壽未始不由茲道也嬴秦肆暴靡修稼政孫劉裂壤南北更政以迄于朱梁或勸課纖悉形於詔令或優恤深篤著於條禁以至蠶月云及申其帛裹之刑耕事方急緩其穀觫之戮親臨畎畝形於獎誨然後餘糧委於甫田游手緣於東作既富而教可以君國而永命也

蜀後主建興三年春詔務農植穀閉關息民

吴大帝黄武五年陸遜以所在少穀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自受田車用八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等其勞也

赤烏三年正月詔曰蓋君非民不立民非穀不生頃者以來民多征役歲又水旱年穀有損而吏民不良侵奪民時以致饑困自今以來督軍郡守其謹察非法當農桑時以役事擾民者舉正以聞

景帝永安二年三月詔曰朕以不德託于王公之上夙

夜戰兢怠寢與食今欲偃武修文以崇大化推此之道當臻士民士民之贍必須農桑管子有言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一夫不耕有受其飢一婦不織有受其寒飢寒並至而民不為非者未之有也自頃年以來州郡民吏及諸營兵多違此業皆浮長江賈作上下良田漸廢見穀日少欲求大定豈可得哉亦繇租入過重農人利薄使之然乎今欲廣開田業輕其賦稅差科彊羸課其田畒務令優均官私得所使家給戶贍足相

供養則愛身重命不犯刑法然後刑罰不用風俗可整
以羣僚之忠賢若盡心於時雖太古盛化未可卒致漢
文升平庶幾可及及之則臣主俱榮不及之則損削侵
辱何可從容俯仰而諸卿尚書可共咨度務取便佳田
桑已至不可後時事定施行稱朕意焉
宋文帝元嘉八年閏六月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
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苟不深存
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奬

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

二十年十二月詔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故一夫輟稼飢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所在貧罄家無宿積賦之暫偏則人懐愁墊歲或不稔而病至比室誠繇政徳弗孚以臻斯獘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導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懐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

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最殿嚴加黜陟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由播殖之宜尚有未盡南徐兖豫及揚州浙江江西屬郡自令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鎮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并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奉行公文而

已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以田農要月大官停殺牛

明帝泰始三年正月以農役將興大官停宰牛

南齊武帝永明三年正月詔曰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較覈殿最以申黜陟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曰執耜蹔虧懸磬比室秉機

或惰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繇王道不稂不莠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美未臻萬斯之基尚遠且風土異宜百姓殊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履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寶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審端咸必繇之朕肅扆巖廊思弘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

無怠寢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或懈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修固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為條格

梁簡文大寶二年正月甲戌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静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唯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畯況三農務業尚看夭桃敷水四民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

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温寧可墯此玄苗坐飡
紅粒不植鷫鴿空侯蟬鳴可悉深耕概種安堵復業無
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勒州郡咸使遵承
陳文帝天嘉元年三月詔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
鼓腹含哺復在茲日
八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
失分地之業士有佩犢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弊俗思
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在即萬

實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在及
時其有尤貧量給種子
後主大建十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曰躬耕為勸義顯
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
儉隆替靡不繇之夫入賦自古輸藳惟舊沃饒貴于十
金磽确至於三易腴墡既異盈縮不同詐偽日興簿書
歲改稲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
於祇應俗吏因以侮文輟耒成羣游手為伴永言妨蠹

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耨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塍畝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為格班下稱朕意焉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八月詔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

武成帝河清三年定令每歲春月各依鄉土早晚課人

農桑自春及秋男子十五已上皆就田畝桑蠶之月婦女十五已上皆營蠶桑孟冬刺史聽審邦教之優劣定殿最之科品有人力無牛無人力有牛者須令相便皆得佃種使地無遺利人無游手焉

梁大祖開平三年八月己卯幸西苑觀稼

四年二月己丑出光政門至谷水觀麥

五年二月甲子幸㬍村民舍閲農事

乾化元年五月癸巳觀稼于伊水

八月戊辰幸故上陽宮至榆林觀稼

節儉

夫節用愛人宣尼之教也去奢去泰玄元之旨也葢有國有家者曷嘗不遵卑菲之訓申奇巧之禁厚生而務本克已以率下然後致民於富庶饗祚於悠久者也自江吳傳國逮於北齊朱梁亦嘗斥棄珍玩禁止貢獻裁減玉食之制削去輿服之飾戒風俗之踰侈化民德以歸厚或形於詔誥或著之行事亦有始初清明憲章稽

古中道而廢不終令聞傳所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其身不正雖令不從雖復條教周悉亦何益於治乎

吳大帝赤烏五年四月禁進獻御減大官膳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宫諸將及州郡皆義作帝詔曰建業宫乃朕從京來所作將軍府寺耳材柱率細皆以腐朽常恐損壞今未復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繕治之有司奏言曰武昌宫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帝曰大禹以卑宫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多賦

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尾自可用也
宋高祖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御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北征以琥珀治金創帝大悅命擣碎分付諸軍平關中得姚興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帝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廣州嘗獻入筒細布一端百尺帝惡其精麗勞人即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帝素有熱病并患金創末年猶劇坐卧常須冷物後有獻大石牀寢之極以為佳乃歎曰木牀且費而況石耶即令毀之制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内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好出神虎門逍遥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如家人之禮孝武大明中壞帝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有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帝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

文帝元嘉八年三月詔曰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簡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務令節儉帝性存儉約不好奢侈車府令嘗以輦轝故請改易之又輦席舊以烏皮緣故欲代以紫皮帝以竹轝未至於壞紫色貴並不聽改其率素如此

孝武帝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六月詔曰興王立訓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政要仰惟聖規每存茲道猥以眇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為出邦有

舊典而經紀之宜多違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減外内重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遺命自今諸司薄已厚民去煩從簡悉宜施行以稱朕意

七月辛酉詔崇儉約禁淫侈

大明四年四月詔曰昔弋衣御宇貽甘示節土簋臨人飭儉昭度朕綈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抑浮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大半庶裘絺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功

無競屢市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乏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大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尚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以稱朕心

二年十一月詔曰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遠關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縁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彫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代舊賦既失為費彌廣鑒寐

庶務每思弘革方欲綏懷優調愛民為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來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蠹俗妨民之事趍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其尚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㣲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

後廢帝元徽二年五月詔曰頃國賦多征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虛罄難用馭遠宜矯革滛

侈務在節儉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為科格

三年閏三月詔曰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騫編户不給且邉隅尚警供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惇約素之風庶在拯民以康法道大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為其格務從簡衷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裘焚

制事因晉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静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敝莫偃而丹䑋之飾糜耗難訾寳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𡨋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侈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雕鎸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兹始政

南齊太祖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勑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正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

有異物皆宜隨例毁棄後宫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内殿施黄紗帳宫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爪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黄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

武帝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先頗不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又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弊民已多珠玉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絶

明帝初封西昌侯王子侯舊乘緑帷車帝獨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

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自今雕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

二年十月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已敷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競永鑒玄風競言集愧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毁興光樓并詔水衡量省

御乘

三年三月詔車府乘輿有金銀飾較者皆剔除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武帝所起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惠太子所起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金銀還主衣庫以牙角代之常用皂夾訖授餘濼與左右曰此猶堪明日用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而武帝掖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其儉約如此

梁高祖初仕齊録尚書事下令曰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常繇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璇室外構傾宫内積奇伎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政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昻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氷之家愚民因之浸以成俗驕艶競爽夸麗相髙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

運屬精惟始雖曰纉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彫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㫖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斲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修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絶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廷備御妾之數大享絶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準的氓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已移風易俗庶朞月有成昔毛玠

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渝食魏武嘆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及即位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絲無珠璣錦繡大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按不過三餞以儉先海內身衣布衣木綿皂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已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

事未嘗作樂

陳高祖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殽核庶羞裁令充足而不為虛費初平侯景及立紹泰（臣欽若等曰紹泰梁敬帝年號也）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歌鐘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阼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文帝天嘉元年八月詔曰汙樽土鼓誠則難追畫卵雕薪或可易革梁氏之末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鍾

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釆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
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為內足而家敦退素室靡浮
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
季思闡治道菲食卑宮自安儉陋俾兹薄俗獲反淳風
徃者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衣服雜
玩悉皆禁斷帝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
儉約常所調全事不獲已者必咨嗟改色若在諸身
宣帝大建七年四月監豫州陳桃根上織成羅紋錦被

衮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

十年四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為大伯禹嬖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變年籥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懍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寘羣生寧勞役以奉諸已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為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

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與言静念夕惕懐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慙斲雕爲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冀以變俗往者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䘏並各量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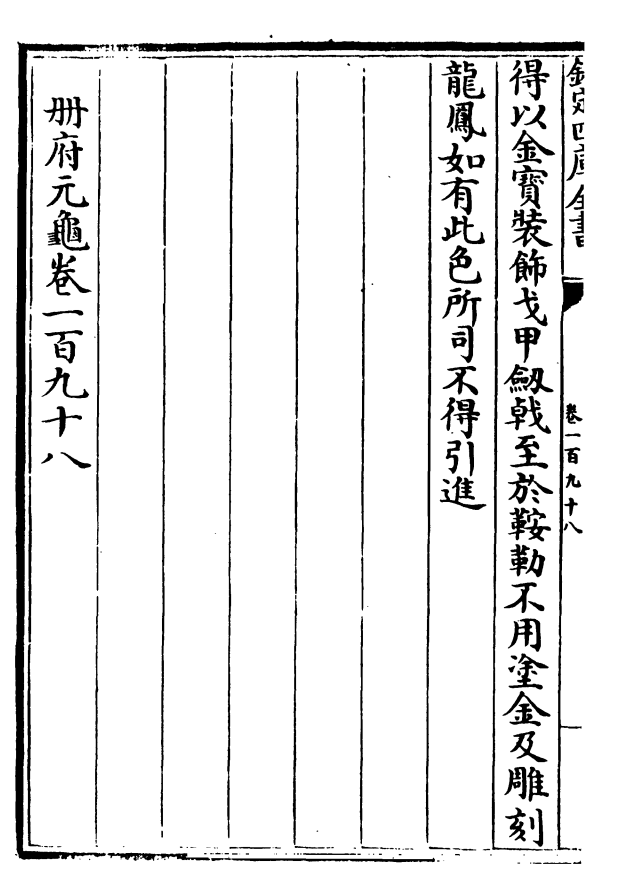
十三年十二月己巳詔非軍國所湏多所減損歸于儉約

北齊神武帝雅尚儉素刀劒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

欽自當大任不過三爵

文宣天保元年七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朝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入者徒爲人蓄積宜命悉出送納後園以供七日宴賜

梁太祖開平二年六月詔曰敦尚儉素抑有前聞斥去浮華期臻至理如聞近日貢奉競務奢淫或奇巧蕩心或雕鎸溢目徒殫資用有費工庸此後應諸道進獻不



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劔戟至於鞍勒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如有此色所司不得引進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八

冊府元龜卷一百九十九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命相　選將

命相

惟秦氏據有宇内孫劉三分天下宋蕭四代載祀三百東魏高齊逮於梁室莫不咨求賢英置之宰弼財成國務彌綸統紀至乃備物典策以優其命數委任責成以

寄其心膂贊萬樞以賦政總百官以承式時惟棟幹之重允叶陶甄之化得賢之盛何代無之其或繇勳烈而踐衡石以恩幸而升公衮罹負乘之謗致鼎餗之傾者亦可以垂鑒者已

秦始皇帝初為秦王以呂不韋為相國封十萬戶號文信侯其後有相國昌平君昌文君史失其名及即皇帝號有丞相隗状丞相王綰丞相李斯

二世時去疾為右丞相李斯為左丞相斯已死以趙高為

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蜀先主章武元年四月即皇帝位策諸葛亮為丞相録尚書事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業不敢康寧思靖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悉朕意無怠補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勗哉又以許靖為司徒策曰朕獲奉洪業君臨萬國夙夜惶惶懼不能綏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其敬敷五教五教在寛君其勗哉秉德無怠

後主建興八年詔策諸葛亮曰街亭之役咎繇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勲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十二年八月丞相亮卒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亮密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付琬

十三年四月進蔣琬位為大將軍録尚書事以後軍師費禕為尚書時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自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矣

延熙二年三月進蔣琬位為大司馬

六年十一月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

十年以衛將軍姜維與大將軍費禕共録尚書事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為大將軍

吳大帝黄武元年以車騎長史孫邵為丞相

四年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

赤烏六年正月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詔曰朕以不德應期踐運王途未一姦宄充路夙夜戰懼不遑鑒寐惟君天資聰叡明德顯融統任上將佐國弭難夫有超世之功者必膺光大之寵懷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湯呂尚翼周內外之任君實兼之今以君為丞相使持節守太常傅士授印綬君其茂昭明德修乃懿績敬服王命綏靖四方於乎總司三事以訓羣僚可不敬與君其勗之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

九年九月以驃騎將軍步隲為丞相

十二年四月以驃騎將軍朱據領丞相

廢帝亮建興元年閏四月以太子太傅諸葛恪為太傅

太常滕胤為衛將軍領尚書事

二年十月以武衛將軍孫峻為丞相

景帝休永安元年十月以大將軍孫綝為丞相

十一月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衛

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

五年十月以衛將軍濮陽興為丞相

後主皓寶鼎元年八月以鎮西大將軍陸凱為左丞相常侍萬彧為右丞相

三年二月以左右御史丁固孟仁為司徒司空

建衡三年詔曰武昌督范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

天紀三年八月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循為司空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以相國諮議參軍王弘為侍中録尚書事
二年正月以尚書僕射徐羡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
三年正月以尚書令徐羡之為司空録尚書刺史如故
少帝即位初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司空徐羡之領軍謝晦輔政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進司空徐羡之為司徒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尚書令傅亮左光禄大夫

三年正月以江州刺史王弘為司徒録尚書事

九年三月進衛將軍王弘為太保加江州刺史檀道濟為司空

孝武帝大明三年八月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為司空

時王僧達為中書令中失年月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以始興公沈慶之為太尉

後廢帝即位初以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

元徽二年九月以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即位領軍將軍蕭道成出鎮東城輔政臣欽若等曰此後南齊太祖所進官爵並具閏位勲業門梁陳二祖亦同以袁粲為中書監司徒

二年二月以褚淵為中書監司空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正月以司空褚淵為司徒

武帝即位初以司徒褚淵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

為尚書令輔政

永明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王敬則為司空

海陵王即位初以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前司空

王敬則為太尉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以司空陳顯達為太尉

東昏侯即位初內外衆事無大小委中書監徐孝嗣右

僕射江祏侍中江祀衛尉卿劉暄領軍蕭坦之始安王

遥光時呼六貴皆宰相也

永元元年八月以徐孝嗣為司空

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為大司馬

錄尚書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以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

二年六月以新除左光禄大夫謝朏為司徒尚書令

九年正月以太常卿王亮為中書監

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

普通三年正月以尚書令袁昂為中書監

中大通四年正月尚書令袁昂進位司空

大同五年十二月以吴郡太守謝舉為中書監

元帝承聖三年三月以司徒王僧辯為太尉僧辯為司徒時帝居

王位承制除之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為司徒

敬帝即位初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事

太平元年七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為司空

後梁宣帝即位以雍州刺史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

明帝嗣位以尚書令蔡大寶為司空中書監郢州刺史

王操為侍中尚書令

陳高祖永定元年即位以梁州左民尚書沈衆為中書令

二年正月以車騎將軍侯瑱為司空時尚書左僕射王通中書令謝哲竝兼太宰史失年月

文帝即位初以司空侯瑱為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為司空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為侍中

廢帝即位初以中軍大將軍徐度為司空

光大元年三月以尚書左僕射沈欽為侍中尚書僕射

宣帝大建八年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司空

帝即位後章昭達為司空

王勵為中書監史失年月

後主時江總為尚書令姚察沈文理為侍中史失年月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正月即位軍國政事皆歸於丞

相高歡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昻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司徒高盛為太尉司空高昻為司徒

三年二月以司徒大行臺并州刺史高澄入輔朝政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滕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空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滕為太保以高澄為大將軍領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中書令韓軌為司

空（軌為中書令史失其年月）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厙狄干為太師以録尚書事孫騰為太傅以汾州刺史賀拔仁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軍將軍可朱渾道元為司徒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岳為太尉

七年十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年以并州刺史彭樂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厙狄干為太宰司徒彭樂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三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前司空尉粲為司徒粲為司空史失年月

八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尉粲為太尉冀州刺史段韶為司徒

廢帝即位初以右丞相斛律金為左丞相司空段韶為司徒

武成帝即位初以太尉尉粲為太保以豐州刺史婁叡為司空

河清元年七月以大司馬段韶為太傅以司空婁叡為司徒以尚書令斛律光為司空

三年三月以司空斛律光為司徒
五年以前司徒婁叡為太尉以太傅段韶為太師
十二月以太師段韶為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為太尉
後主天統元年四月以太保賀拔仁為太師太尉侯莫
陳相為太保瀛州刺史尉粲為太尉
二年十二月以太保侯莫陳相為太傅
三年八月太上皇詔以太宰大司馬婁叡為太傅大將
軍斛律光為太保

四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為司空

五年三月以司空徐顯秀為太尉

十一月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

武平元年二月以太傅斛律光為右丞相

二年二月以録尚書事趙彦深為司空

十一月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四年四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趙彦深為司空

六月以録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司徒

十二月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

六年閏八月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以斛律阿列羅為司空臣欽若等按北齊書後主時和士開唐邕魏休之孝言楊休之竝為中書監眦烈長又崔季舒張彫唐為侍中史失其年月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以唐朝宰臣張文蔚楊涉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以御史大夫薛貽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是月以清州節度使韓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

武材且詳於稼穡利害軍旅之事籌度經費欲盡詢焉
恩澤特異于時罕有比者隨拜為上相賜賚甚厚
二年四月以吏部侍郎于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以翰
林奉旨學士張策為刑部侍郎平章事時帝在澤州拜
二相於行在
三年九月太常卿趙光逢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學
士奉旨工部侍郎知制誥杜曉為尚書戸部侍郎平章
事

十一月戊午御文明殿册太傅張宗奭為太保
韓建受册畢金吾仗引昇輅車儀仗導謁太廟訖赴尚
書省上
末帝即位初以御史大夫姚洎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貞明二年八月以太子太保致仕趙光逢為司空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充諸道鹽鐵
轉運使
十月以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敬翔為右僕

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刑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判戸部臣欽若等曰敬翔燕人友珪時偽署為相鄭珏初相時史失其年月

四年四月以吏部侍郎蕭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六年四月以尚書左丞相李琪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選將

夫席閫餘之數主征伐之柄曷嘗不慎擇英傑為之將領付以師旅之重委之討襲之事因之以夷勍敵剪通

寇震揚武怒煇燿威靈而克昌於基緒而咸寧其守宇焉若夫詩禮兼資是爲義府仁賢竝用叶于善經蓋夫制中權握兵要爲王者之爪士乃生民之司命鑿門之舉善敗攸繫聞鼙之思倚屬斯在固宜審其才致諒其誠心然後分之以注意之任責之以維揚之効者也

秦始皇初爲秦王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少年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

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隨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夜不宿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

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唯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大破荆軍平荆地為郡縣

蜀先主初為漢中王還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衆論以為必在張飛飛亦以心自許先主乃拔牙門將軍魏延為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一軍盡驚先主

大會羣臣問延曰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延對曰若曹操舉天下而來請為大王拒之偏將十萬之衆至請為大王呑之先主稱善衆咸壯其言

張飛為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策曰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盡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宣功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監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

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與

馬超爲驃騎將軍領凉州牧進封斄鄉侯策曰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疚如疾首海内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竝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

吳大帝時偏將軍領尋陽呂蒙克皖遷尋陽未幾而廬陵賊起諸將討擊不能擒大帝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復命蒙討之蒙至誅其首惡餘皆釋放復為平民

朱據字子範大帝咨嗟將率發憤嘆息追思呂蒙張温以為據才兼文武可以繼之繇是拜建義校尉領兵屯湖熟

宋高祖初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帝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

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帝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熹帝后弟也位出其右又隷焉及戰克捷衆咸服帝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以柳世隆進號安南將軍是時魏寇壽陽帝勅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宜近斷隔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勅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

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勅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

武帝永明二年江州蠻動勅寧朔將軍曹虎領軍戍尋陽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

蕭景先為征虜將軍丹陽尹永明五年羌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帝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啟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

逢蠻有毒宜時勦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授節度景先至鎮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

明帝時陳顯達為太尉侍中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祚繼謝藩臣外叛要荒内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遂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寧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用思

戢遠圖權綏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㐫醜剽狡
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而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
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
平禹跡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
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兹大號侍
中顯達可暫輟槐隂指授羣率中外篡嚴加顯達使節
向襄陽

梁髙祖天監四年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

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
副
普通二年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
五年六月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為平北將軍北
青兖二州刺史率衆北伐
六年春正月詔曰廟謨以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
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啟行鎮北將軍南兖州刺史
豫章王綜董馭雄傑風馳電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

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
五月壬子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北伐
大通元年十二月乙卯以中護軍蕭淵藻為北討都督
征伐大將軍鎮渦陽
中大通六年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
將軍率衆北伐
孝元帝承聖二年十一月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
徵吳興太守裴之横帥衆繼之

王僧辯為車騎大將軍在揚州西魏相宇文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元帝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為大都督荆州刺史別勑僧辯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荆峽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衆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為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等為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鋭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匱糧尚有飢色況賊越數千

里者乎此孫臏克龎涓時也

陳宣帝時朝議北伐帝謂左僕射徐陵曰朕意已决卿可舉元帥衆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著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畧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决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

北齊文襄時高岳討侯景未克文襄欲遣潘相樂副散騎常侍陳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其堪敵侯景公但推赤心於此人則侯景不足憂也是時紹宗在遠帝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優待新使人來餉金以致其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荅其書保無異也帝乃任紹宗遂以破景

梁太祖開平元年八月以潞州軍前屯師旅壁壘未收

乃別議戎帥於是以亳州刺史李思安充潞州行營都統

五年正月詔曰徵陜州鎮國軍節度使楊師厚至京見于崇勲殿帝指授方略依前充北面都招討使恩賚甚厚使督軍進發

冊府元龜卷二百　　宋　王欽若等　撰

閏位部

倚任

夫作朕心膂使如臂指其倚任之謂乎三正既往嬴氏獨立然强兵之重必委謀臣及梁益負阻江呉分據取威定霸得士者昌南北變風政俗有異賢哲是頼寵用彌篤蓋以其才略明達履用謹飭時名攸重舊德斯茂

亦以攀附自始勤勞夙夜凡所更事允合上意繇是小大之務中外迭處榮侍左右斯須罔離或疇咨機謀款密曲盡靡限資地專委要劇乃至總統政治或取論決形於付囑無所嫌閒非夫忠信博厚之君子孰克荷於特遇者哉

秦始皇時蒙恬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恬弟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

故雖諸將莫敢與之爭焉
蜀先主病篤詔諸葛亮囑以後事又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龎統字士元蜀先主大器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並為軍師中郎將
董和字幼宰劉璋以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

後主建興元年封諸葛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

蔣琬後主時為尚書令總統國事費禕為大將軍録尚書事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遥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

吴孫策以虞翻為功曹策謂翻曰孤昔舟至壽春見馬日磾及與中州士大夫會語我東方人多才耳但恨學問不博語議之間有所不及耳孤意猶謂未耳卿博學

洽聞故前欲令卿一詣許交見朝士以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恐子綱不能結兒輩舌也翻曰翻是明府家寶而以示人人儻留之則去明府良佐故前不行耳策笑曰然因曰孤有征討事未得還府卿復以功曹為吾蕭何守會稽耳後三日便遣翻還郡

大帝初張紘為會稽東部都尉時帝初承統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囑以輔助之義紘輒拜版答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

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及帝討江夏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遥領所職
甘寧字興霸初歸吳周瑜魯肅共薦達帝加異同於舊臣寧乃陳計於帝宜先取黄祖西據楚關可漸窺巴蜀帝深納之張昭時在坐難曰吳下業業若軍果行恐必致亂寧謂昭曰國家以蕭何之任付君君居守而憂亂奚以希慕古人乎帝舉酒囑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卿但當勉建方略令必克祖則卿之功何嫌張長史之

言乎寧遂西果擒祖獲其士衆遂授寧兵屯夏口

薛綜赤烏中為太子少傅領選職綜以名儒居師傅之位仍兼選舉甚為優重

陸遜為荆州牧時先主病亡子禪襲位諸葛亮秉政與大帝連和時事所宜帝輒令遜語亮并刻帝印以置遜所帝每與禪亮書常過示遜輕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遜常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寛賦息調云忠讜之言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帝報曰

夫法令之設欲以遏惡防邪儆戒未然也焉得不有刑罰以威小人乎此為先令後誅不欲使有犯者耳君以為大重者孤亦何利其然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令承來意當重諮謀務求其可且近臣有盡規之諫親戚有補察之箴所以規君正主明忠信也書載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孤豈不樂忠信言以自裨補耶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若小人之忠有可納用者寧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乎假但謟媚取容雖闇亦有明識也至於廢

調者徒以天下未定事以衆濟若徒守江表修崇寛政兵自足用何用多爲顧坐自守可陋耳若不豫調恐臨時未可便用也又孤與君分義特異榮戚實同來表云不敢隨衆容身苟免此實甘心所望於君也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賫以就遜其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是儀字子羽漢末依劉繇避亂江東繇軍敗儀從會稽大帝承攝大業徴儀到見親任專典機密拜騎都尉後

破曹休入閣省尚書事外總平諸官兼領辭訟又令教諸公子書學

朱桓為前將軍領青州牧因事託狂發請建業治病大帝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視護數月復遣還屯帝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尚存王塗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陛下聖姿當君臨四海猥重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

呂範為征虜中郎將征江夏還平鄱陽孫策薨奔喪於
吳大帝復征江夏範與張昭留守又為裨將軍領彭澤
太守先主詣京見帝範密請留之後遷平南將軍屯柴
桑帝討荆州過範舘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
上取之卿為我守建業
宋高祖初謝景仁為高祖鎮軍司馬尋遷吏部尚書時
從兄混為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晉帝依僕射
王彪之尚書王邵前例不解職

劉粹為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高祖使粹奉文帝鎮京城轉游擊將軍

朱齡石為左將軍高祖北伐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内外諸事皆與謀焉

王鎮惡平長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惡以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拒禦之任

謝晦為侍中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

直殿省總統宿衛高祖不豫給班劒二十人與尚書令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鎮北將軍檀道濟並侍醫藥高祖晏駕領軍同被顧命輔政

孟懷玉為江州刺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高祖授懷玉此任以防之

沈林子為高祖參軍有功朝議欲授以一州八郡高祖

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車所指未嘗外典焉後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為左藩高祖曰吾不可頃刻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為中郎晦為中兵

文帝時沈璞為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主簿時順陽范煜為長史行州事煜性頗疎帝詔璞謂曰王畿之政既不可不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時宜詳慎范煜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

雖行其實委卿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懐輒以密啟每至施行必從中出煜正謂聖明留察故深加恭慎而莫見其際也

謝弘微文帝即位為黄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叅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並弘微選擬

沈演之為右衛將軍范煜為左衛將軍二人對掌禁旅同叅機密演之又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右衛率雖未為

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文帝使卧疾治事

何尚之為尚書左僕射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見志詔書敦勸文帝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耶義恭荅曰尚書清志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猶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既還任事帝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

之

王弘為侍中鎮江州時徐羨之等以廢殺之罪將見誅弘既非同謀弟曇首又為文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録尚書給班劒三十人帝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叅軍

殷景仁為侍中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張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鎮

軍侍中

戴法興為文帝征虜記室史補典籤帝即位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累遷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轉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今古素見親侍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秀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為帝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凡選

授遷轉誅賞處分帝皆與法興尚之參畫

徐爰為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行師授兵畧王玄

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

沈慶之為太子步兵校尉北伐屢有謀議文帝謂之曰

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

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

孝武帝即位何偃遷侍中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

劉延孫孝武即位侍中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中為

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髙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别屬吕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吕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繇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孝武深相畏忌不欲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

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

劉道隆為龍驤將軍孝武分麾下以為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譓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黄門侍郎

徐青兾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為右衛將軍委以腹心之任

顔峻為吏部尚書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峻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姑孰江寧縣界孝武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峻為丹陽尹加散

騎常侍

顔師伯為侍中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孝武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其後孝武遺詔江夏王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住城内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斷若有軍旅征討悉委慶之總統尚書中書事委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

王玄謨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與柳元景俱受孝武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

明帝時沈攸之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鎮號進軍將軍泰豫元年與蔡興宗同預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鎮乃遣攸之權行荊州

事攸之既至會承明已平仍以攸之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

王景文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徵為左僕射領吏部楊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屢辭内授明帝手詔譬之曰尚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宫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楊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媿休元毗賛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

與何後殷鐵耶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遷先占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内又不得不用驃騎陜西任要縣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巳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閒地控帶二江通接荆郢經途之要縣來有重鎮如此則揚州既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懐非聊爾也

袁粲為尚書令與左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竝受明帝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皷吹一部又云蒼梧立齊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共掌機

事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秦時有穰侯華陽高陵涇陽君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焉

南齊張岱仕宋孝武時為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為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帝召岱謂之曰卿美効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為子鸞佐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

劉懷珍仕宋明帝時為巴陵王景素征西右司馬寧朔將軍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讜吾所委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

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
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直後為太祖太宰參
軍時魏圍泗口懷珍將兵數千破之拜建武將軍樂陵
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啟求還孝武
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
李安民仕宋明帝時為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
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度都督討蜀軍事輔
師將軍五獠亂漢中勅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

口後廢帝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別勑安民曰九江防邉備禦宜重令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

太祖時蘇偘為太祖冠軍録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宋朝遣太祖北伐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間邉淮騷動嘗恐寇至太祖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在兵中久見疑於時太祖乃作塞客吟以喻志偘達帝此旨更自勤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又沈昭

略有剛氣昇明末為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即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帝不欲違可其奏尋遷為中書郎為桂武將軍桂陽王作難詔復以佋為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錢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又為黄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

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進號平西將軍太祖遣使入關參魏消息還勅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耶所少者

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勅崇祖修治其陂田

江謐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謐

太祖尋勅選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

幹堪為委用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

劉懷慰初與帝善齊國建帝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

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為輔國將軍齊

郡太守帝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為顯任

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

賜卿玉環刀一口

劉善明為右衛將軍太祖踐祚以善明勲臣欲與善明禄詔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為我卧治也代明帝為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塗伯邑五百戸

桓康為游擊將軍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魏軍既動遣康行假節濮陽太守驍騎將軍

陳顯達為護軍將軍建元二年元魏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騷動帝以顯達為吏部侍郎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兖徐青兾兖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之鎮寇退帝勑顯達曰寇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闕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兖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武初鎮彼正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

憚之

柳世隆建元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北寇騷動不安太祖勑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或為備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人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之非疑也又勑曰昨夜

得北使啟鍾離聞賊已渡淮既審送欵便當制加勦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遁退散要應處送欵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竝給軍糧冦退帝欲上斷江北又勅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殆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内商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究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

荀伯玉為輔國將軍武帝初在東宮用事不法任左右張景真多僭侈伯玉密啓太祖收景真殺之太祖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為之語曰十勅五令不如荀伯玉命太祖末年指伯玉謂武帝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為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

武帝時曹虎為廣陵太守帝勅虎曰廣陵湏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

嚮為荆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鎮西司馬南平內史

王儉為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衛將軍丹陽尹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帝以往來煩數復詔儉尚書下省十日出外

蕭諶為步兵校尉武帝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

使參掌除正員外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

武帝卧疾延昌殿勅諶左右宿直欝林即位深委信諶

每請急須出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

張欣泰累除尚書都官郎武帝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

位以為直閤將軍領禁旅

蔡約為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

約曰今用卿為近藩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

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

樂藹為荆州刺史豫章王嶷主簿後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罷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悦焉用為荆州治中勑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減軍而役不及民荆郢以為自晉王悦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

崔文仲為徐州刺史時淮北義民桓磊磈於抱犢固與魏戰大破之文仲馳啟帝勑曰此間起義者衆深恐良

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攘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

明帝永泰元年遺詔曰徐孝嗣可重申入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祐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卿軍政大事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遥光坦之江祐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懐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

沈文季為護軍將軍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隆昌元年復為領軍侍中如故後預廢欝林明帝欲以文季為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後同受顧命因

褚淵字彥回明帝時轉吏部尚書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勲階得自專決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淵後為吳郡太守明帝寢疾危

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疾篤故日召卿欲使著黃羅襬耳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冀此函得不復開淵亦悲不自勝黃羅襬乳母服也帝雖小間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美貌物情宗向帝與淵謀誅之淵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

梁高祖時韋叡初歸高祖大軍發郢謀留守將帝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

為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

柳慶遠為侍中高祖初平建業城内常夜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宫中悉斂諸鑰問栁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

周捨為尚書令吏部郎太子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直内罕得休假國史詔誥儀禮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年未嘗離左右

臧厥為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兼司農卿卒官厥前

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勅竝付決厥辯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

蕭介為武陵王府長史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嶺民頗不安可以介為之繇是出為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内肅清

羊侃大通三年自魏歸梁隨太尉元法僧北討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侃曰臣拔跡還朝常思效命然寔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為吳南人已呼臣為虜今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正欲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日須要卿行乃詔以為大軍司高祖謂侃曰軍司廢來已久故為卿置之

賀琛每進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散騎常侍參禮儀如

故

郭祖深普通中爲南津校尉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三千及南州公嚴清刻繇來王侯勢家出入南津不忌憲綱挾藏亡命祖深搜檢奸惡不避强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拾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孔休源爲金紫光禄大夫監揚州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勑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

公叅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為皇太子

元帝時徐文盛為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士任約遂與相持久之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㑹之並受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

劉璠為徐州刺史蕭循記室叅軍後為華陽太守屬侯景度江梁室大亂循以璠有才略甚親委之時寇難繁

興末有所定璠乃喟然賦詩以見志其末章曰隨會平王室夷吾成覇功虛薄無所用徒然慕昔風循開府置佐史以璠為諮議叅軍仍領記室元帝承制授冠軍將軍鎮西府諮議叅軍賜書曰鄧禹文學尚或執戈葛洪書生且云破賊前修無遠屬望良深

顏晃初為邵陵王記室侯景之亂西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杜龕為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勑龕曰卿年時尚

少習讀未曉顔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
咨禀及龕誅晃歸帝以書記親遇甚篤
陳高祖時章昭達為定州刺史是時留異擁兵據東陽
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為長山縣令居其心腹
沈禮明為通直散騎常侍初高祖常稱禮明宜居王佐
軍國大政多預謀謨
周寶安為吳興太守父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
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文帝即位深器重

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

文帝時華皎爲左軍將軍時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

琳平鎭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

朝憲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

韓子高天嘉元年爲右軍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臺内

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之者子高盡力論進文

帝皆任焉

趙知禮爲定州刺史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

帝輒令璽書問之
陸繕爲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賜勑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
孔奐爲御史中丞深達治體每所敷奏帝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文帝不豫臺閣衆事竝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
吳明徹選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及辭之郡文帝謂明徹

曰吳興郡惟以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

到仲舉為左僕射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機尚書中事皆仲舉斷決

陸瓊為殿中郎素有令名深為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竝中勅付瓊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叅選事掌詔誥竝判廷尉建康二獄事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有雅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

為稱職後主甚委任焉

宣帝時孫陽為通直散騎常侍帝即以陽功名素著深委任焉

袁憲為右僕射宣帝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謂憲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户領太子中庶子餘竝如故

後主時蔡徵為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帝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勑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勑遣徵收募兵士自為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

北齊高祖時高乾初解官歸鄉里後聞爾朱榮死乾馳赴雒陽莊帝見之大喜時爾朱黨擁兵在外莊帝以乾

為金紫光祿大夫河北大使令招集鄉閭為表裏形援
乾𤨏涕奉詔弟昂拔劍起舞請以死自効
封隆之魏中興初拜左光祿大夫吏部尚書尒朱榮等
軍於廣阿高祖與戰大破之乃遣隆之持節為北道大
使高祖將擊尒朱榮等於韓陵留隆之鎮鄴城尒朱兆
等走以隆之行冀州事仍領降俘三萬餘人分置諸州
杜弼初坐事左遷灌下鎮司馬魏元象初高祖徵弼為
大丞相府法曹行參軍署記室事轉大行臺郎中尋加

鎮南將軍高祖又引弼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即會宣讀

趙起性沉謹有幹高祖建義旗以段榮為定州刺史起為典籤除奉車都尉天平中徵為相府騎曹累加中散大夫以文襄嗣事出為建州刺史累遷侍中起於高祖世頻為相府騎兵二局典知兵馬十有餘年至顯祖即祚之後起罷州還闕雖歷位九卿侍中嘗以本官監兵馬出内驅使居心腹之寄

崔暹以趙郡公琛鎮定州辟為開府諮議隨琛往晉陽高祖與語悅之兼丞相長史高祖舉兵將入雒留暹佐琛知後事謂之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任之家弟年少未嫻事宜凡百後事一以相屬握手慇勤至於三四

慕容紹宗為高祖所恩禮初遷都鄴庶事未周乃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軍圖籍諸事

朱愍初擁衆數千人赴高祖除湘州刺史令愍率本衆

西還遂舊鎮高祖親送懸懸至鄉據馬鞍山依險爲壘徵糧集兵以爲聲勢爾朱兆出井陘高祖破兆於廣阿懸統其本衆屯故城以備爾朱兆相州既平命懸還鄴除西南道行臺都官尚書留守故城爾朱兆等將至高祖徵懸參守鄴城

盧勇初起晉陽高祖署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載實違者治罪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僦千餘車勇繩劾之公主訴於高祖而勇守法不屈高

祖謂郭秀曰盧勇懔懔有不可犯之色眞公人也方當
委之大事豈直納租而已後爲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
韓木蘭陳忻等常爲邉患勇啟求入朝高祖賜勇書曰
吾委卿揚州唯安枕高卧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所
委表啟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任當使漢兒之中無在
卿前者

陳元康爲開府司馬加輔國將軍所歷皆爲稱職高祖
聞而徵焉稍被任使以爲相府功曹叅軍掌内機密高

祖經綸大業軍務煩廣元康承受意旨甚濟急速性又
柔謹通解世事文襄入輔京室崔暹崔季舒崔昂等並
被任使張亮張徽纂並高祖所特遇然委任皆出元康
之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
季稚廉高祖幸代州為開府長史平北將軍稚廉緝諧
將士軍民樂悅高祖幸河東大相嗟賞轉為文襄驃騎
府長史諮以濟州控帶川陸接對梁使尤須得人文襄
薦之除濟州儀同長史

張纂為高祖行臺右丞事高祖二十餘歲傳通教令甚見親賞

張亮為高祖丞相府叅軍事漸見親待委以書記之任天平中為文襄行臺郎中典七兵事雖為臺郎而常在高祖左右遷行臺右丞後為尚書右僕射亮性質直勤力强濟深為高祖文襄所信委以腹心之任

皮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高祖後除庫直正都督

段韶高祖既征玉壁會不豫攻城未下召集諸將

共論進止之宜謂大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軍劉豐等曰吾每與段孝先（段韶字也）論兵殊有英略若使比來用其謀亦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勢危篤恐或不虞欲委孝先以鄴下之事何如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謂韶曰吾昔與卿父冐涉險艱同奬王室建此大功今疾病如此殆將不濟宜善相翼佐克兹負荷即令韶從文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高祖疾甚顧命文襄曰段孝先忠亮仁厚智勇兼備親戚之中唯有此

子軍旅大事宜共籌之明年侯景構亂文襄還鄴留守晉陽文襄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觔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

文襄帝時崔讓字伯讓為瀛州别駕帝以為京畿司馬帝將之晉陽謂讓曰卿騁足瀛部已著康歌督府務殷是用相授别駕臨别又馬上執手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卿宜深體此情

唐邕為尚書令封晉昌王録尚書事既在被遇意氣漸

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詞牒條數甚多俱為憲臺及
左丞彈糾竝御注放免
李繪字敬文為高陽内史時文襄嗣業晉代山東諸郡
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
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
賜繪曰卿但真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
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
尉瑾為中書舍人文襄入朝因命瑾在鄴北宫共高德

政典機密孝昭輔政累遷吏部尚書武成踐祚趙彥深本子如賓僚元文遥和士開竝帝鄉故舊共相薦達任遇彌重吏部銓衡所歸事多秘密繇是朝之機事頗亦預聞尋兼右僕射攝選

盧潛文襄時引為大將軍西閤祭酒轉中外府中叅軍機事强濟為文襄所知言其終可大用王思政見獲於潁川文襄重其才識潛曾從容白文襄云思政不能死節何足可重文襄謂左右曰我有盧潛便是更得一王

思政

封子繪為大行臺吏部郎中後文襄以子繪為渤海大守令馳驛赴任文襄親執其手曰誠知此郡未允勲望但時事未安須卿鎮撫且衣錦晝游古人所貴善加經略綏静海陽不勞學習常太守向州忝也仍聽收集部曲一千人未幾進秩一等加驃騎將軍後為都官尚書時高歸彦叛逆召子繪入見昭陽殿帝親詔子繪曰冀州密邇京甸歸彦敢肆凶悖已勅大司馬平原王段孝

先總勒重兵乘機電發司空東安王婁叡督率諸軍絡繹繼進卿世載名德恩覃彼州故遣叅贊軍事隨便慰撫宜善加謀謨以稱所寄即以其日馳傳赴軍子繪祖父世為本州百姓素所歸附既至巡城諭以禍福民吏降款日夜相繼賊中動靜小大必知賊平仍勅子繪權行州事

文宣帝時魏收為散騎常侍文宣如晉陽令與黄門郎崔季舒高德政吏部郎中尉瑾於北第掌機密

崔昂文宣帝時累遷僕射昂有風調才識舊立堅正剛直之名然好探揣上意感激時主或列隂私罪失深為顯祖所知賞發言獎護人莫之能毀儀曹律令京畿密獄及朝中之大事多委之

崔劼為給事黄門侍郎直入内省典機密清儉勤慎甚為文宣所知

趙彦深封安國縣伯文宣嗣位仍典機密進爵為侯天保中累遷秘書監以為忠謹每郊廟必兼太僕執御陪

乘轉大司農帝或廵幸即補贊太子知後事

辛術為東南道行臺中書鎮下邳東徐州刺史郭志殺郡守文宣聞之勑術自令所統十餘州地諸有犯法者刺史先啓聽報以下先斷後表聞齊代行臺兼總人事自術始也

孝昭帝為常山王時王晞為王友及即位詔晞與尚書楊休之鴻臚卿崔劼等三人每日本職務罷竝入東廊共舉録歷代廢禮墜樂職司廢置朝饗異同與服增損

或道德高雋久在沉淪或竊言貶俗妖邪害政爰及田市舟車徵稅通塞婚贄儀軌貴賤齊衰有不便於時而古今行用不已者或自古利用而當今毀棄者悉令詳思以漸條奏未得須備遇憶續聞朝晡給典御食畢景聽還

武成帝時王峻徵拜祠部尚書詔詣晉陽檢校兵馬俄而還鄴轉太僕卿及車駕巡幸常與吏部尚書尉瑾輔皇太子諸親王同知後事仍賜食梁郡轉遷侍中除都

官尚書及周師冦遏詔峻以本官與東安王婁叡武興王晉等自鄴率衆赴河陽禦之車駕幸雒陽以懸瓠為周人所據復詔峻為南道行臺與婁叡率軍南討未至周師棄城走乃使尉輯承郢二州

冊府元龜卷二百